# 南史

五



南史十五

列傳第五

李延壽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乆之反室壞布裳為褌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

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
爲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
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綱寛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
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
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
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
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僕射孟昶
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

剸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耶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

愛賞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

司馬加丹楊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
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
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
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
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
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
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
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

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

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

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

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

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

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内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

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

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

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殄內難亦萃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

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

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斆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

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脩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轝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楊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

曰恭子璵字茂琳始與王濬爲南徐州以璵爲别駕璵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璵乃折節事邁以璵與之欵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璵璵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璵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璵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璵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璵策駟居後相去數

十步璠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夔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璠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楊璠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

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歆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寳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别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寳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

沒秀之哀慼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
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
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
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
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
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
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
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
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

大營聚斂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竝都下貧子出爲郡縣
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
荆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
縣侯從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楊與子弟聽事
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遥
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
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
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隷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
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
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

毋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十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

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楊尹摠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癎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録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

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
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武帝不豫
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
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
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
內屋敗應脩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
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
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

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
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傳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
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
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
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
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皭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
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乗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
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
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
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

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楊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詐疾

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傳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剋當即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

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
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爲黃門侍郎
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秘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
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
留止臺內揔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
帝微時貧陋過甚甞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
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
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
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
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

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
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
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
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
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
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
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
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
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
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棊官

至秘書監湛之後遷丹楊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慇懃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虞便以關啓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

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感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忠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慺慺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黠難嬰伏劒爲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耻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脩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

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楊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

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韎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

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
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
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
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
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
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
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
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
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
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楊尹

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劒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

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遑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

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温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

甚愚徐曰緣有此慮故令鄉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
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劒四十人加羽葆鼓吹
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
軍謚頃子
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
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
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
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
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
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

倩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
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倩應聲曰
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倩
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
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二
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恡色超
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
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
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

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荅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簒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美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

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揔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劒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荅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

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

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
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
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
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
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從太子率更令元嘉
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
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
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
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

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繼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一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之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内愧終身稱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絶事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户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

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
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
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
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
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逕進洛陽議者
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
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為琅
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楊尹護
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劒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

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
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
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
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
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
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
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
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
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
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

長臣悉晦智晦悉臣舅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乗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剋定河

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鶴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

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

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
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
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
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
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鱗
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
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
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

宦皆不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呌喚直上聽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

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大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淸廟豈徒然也若夫恃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己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敵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旣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

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晩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祗克傳胤嗣其木鴈之間乎

列傳第五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李　延壽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脩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

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頗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横善果断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将門有将即以署前部賊曹指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将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

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狃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鬬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乗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

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

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東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眞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眞遣中兵參軍沈

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
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
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
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
時論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
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
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
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
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

横門以祭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袁眞將佐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眞已死綽輙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

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長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刼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摸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摸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

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眞乃發義眞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衞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

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
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
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
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幷齎大弩百
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
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
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
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幷千餘張矟乃斷
矟三四尺以槌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
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

平縣五等侯關中乱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没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瓊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脩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

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
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
固求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士人既與毛氏有嫌
亦當以死自固不許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
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
戍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
直二千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
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嵩高
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
甞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絶味獻之太武大悦以爲

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
故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
爲誰荅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
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
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
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
魏侵邊并不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
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母所住處

牀帳屛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祗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没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乱度江洪

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
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
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
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眞雍州中從事史及義
眞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
氣冠三軍軍敗陷没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
罵見殺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
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脩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
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

卿令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
北侵彥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
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旣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
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
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
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
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
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同沒人邢懷明並從
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
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名位素

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
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說
而遣之泛海末至東萊舫柂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
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
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
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
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飢脩之僞與之同旣而遣使陳情於
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
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
不得前乃退脩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脩之至於

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贶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輙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倹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脩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

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伎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殺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

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没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乱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曰玄謨啓明白

刘宗

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鄉眉頭耳
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
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
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
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悋
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
集會輙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
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勲叔獻像送其家聽事
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
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

粟漿充夏飡鮑醬調秋菜白醢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

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頂之以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禄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慠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甞詣劉彦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彦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

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
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
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
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
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
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
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
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
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

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戸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

爲宋明帝所疑乃比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遣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遥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衂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

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隕為不幸矣脩之滑臺之
守有踈勒之難苟城節在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
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
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
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釁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
可謂達於時変瞻傲佷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
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李　延壽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 簡之子道産　簡之弟謙之 道産子延孫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将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将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

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
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
必為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
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
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
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
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乱牢之自
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
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
破袄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

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乱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

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要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爲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女嫁

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
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爲道遠運漕難繼毛脩
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
性命仰荅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志國家之重計愚情竊
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去成
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爲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
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
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獸斑突騎
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
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矜才地少所

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寵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爲荆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

思避盈居損富貴之言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

仕晉為貴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閒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乱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愼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内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

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
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
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
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帝遣
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眞道及餘杭令
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寇
漢中眞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
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
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剋捷以眞道爲建威

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
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
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
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爲
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
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
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
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
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

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
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
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
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
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
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
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
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
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
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

乘晝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輙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没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鄉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

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愼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

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誅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

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
池入綿竹爲乱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
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
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乱氐奴等因聚黨爲盜及
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
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袍罕人也趙廣改名爲
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
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
自號鎮軍將軍帛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奉
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

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祕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荅籤疏不異常日雖毋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也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偽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郪山其餘羣賊出爲盜不絶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

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牆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夷縣五等侯盧循之

難武帝謂李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李
高從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
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
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李高破走之義熙七年李高卒追
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
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
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
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
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

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眞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靖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

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禎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禎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

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板鍾為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

潘遣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内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

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為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為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

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
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
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
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
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
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
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
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
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

兵玄戰敗將出奔潘和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
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
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潘喜謂張須無曰卿
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桑落之敗潘艦被燒并鎧入水
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潘直言於殷
氏又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
朐潘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
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潘潛往即
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
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潘賀曰蒼

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逵之敗没帝怒即日於

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違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閔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奪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

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

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久在京邑得無恙前後屢被糺
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捕戲
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
既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
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
祖揔統爲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
營而還遷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
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
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
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

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万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為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為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剋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

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産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産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

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

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
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劒二
十人有司奏諡忠穆詔改為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
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
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
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
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
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
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埸赴蹈為期道產樹績漢南歷

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寵擢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李　延壽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子昕素
趙倫之 子伯符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　引　惠開從孫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厥
燾弟熹　熹子質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兖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

統領焉後爲丹楊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戮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

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鎭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鎭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鎭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

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
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
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
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
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
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
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
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碻磝城不
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殺立以爲徐

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刼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

建元年爲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

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内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毁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明識過人嘗

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

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

部下莫敢違與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訖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内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

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楊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

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
結婚歷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棊齊高帝與之情
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
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
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
劉彦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彦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
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静不與彦節相知由是
益加恩信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
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閤非公事不

私覿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

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
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禄大
夫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
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
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餽遺一無所受妻子
不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
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
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
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

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
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
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
卒贈金紫光禄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齊高帝赦之
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
蒨仕齊左户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楊州刺
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
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
是出爲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

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溆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捴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

加黜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
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
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
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
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
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
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
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
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

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
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
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
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
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
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
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辭理清
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
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
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

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
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
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
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
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
與弟肜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
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頠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
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
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

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畨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

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璝據上明建康城平始

歸降武帝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
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
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
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儉時為丹楊尹辟為主簿求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
北使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
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
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
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尒時郎官位卑

親王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
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
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
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别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
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
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
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
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
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

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
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
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
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
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能舉之例非隸非篆琛
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
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
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
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

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産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户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説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悦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避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荅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

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車餘餕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齋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
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
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
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
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
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
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
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
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
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

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毋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熹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

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脩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

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

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禄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禄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

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銓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彦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

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季
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
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録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
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
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壽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爲
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
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

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瓌曰此生王佐才也爲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嶷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

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胄復繼之後卒於
領軍將軍謚曰忠
胄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
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
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
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
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
卒後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
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憙字義和燾之弟也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憙乃習

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賛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頽項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甞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户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内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糺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

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台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台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

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
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
魏地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
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
鐵牀於上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
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户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
垣樓城内繫緪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
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
頽落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
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

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
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
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
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殺立以質爲丹楊尹質家遣
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
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
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
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
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

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禀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無復異同納

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

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説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

則在趙爲密論堅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嶮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